

#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恒瑜



三姑娘、鄭百如都往老漢碗裏夾雞肉。老漢連喝了幾口紅苕酒，血液開始沸騰起來，眼睛也有些朦朧了。三姑娘開門見山：「爹，有個事跟你商量，鄭百如也在這兒，乾脆面對面說出來吧。」她把臉轉向鄭百如：「喂，你自己說吧！」



鄭百如白淨的臉皮微微泛紅：「爹，我一時糊塗，萬分後悔，請你老人家原諒！我和秀雲的事，若能重新和好，叫我怎麼檢討都行。」三姑娘好得意：「你這是紅口白牙吐出來的，以後再欺我們老四，可不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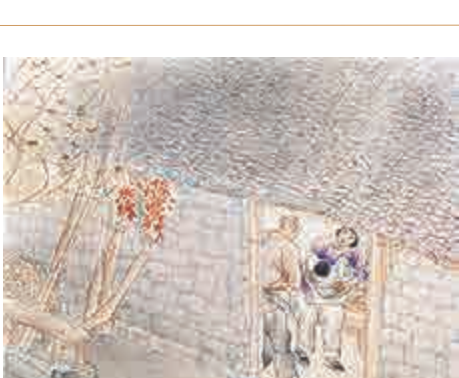
老漢閉着眼睛，沒吐一個字。三姑娘急了：「老先生板板，你倒是開個口呀！」



老漢終於說出一句話來：「這些事，你們看着辦吧，我不管了。」鄭百如心裏的石頭落地了。下邊只需鄭百香的活動一展開，許茂和三辣子準會把許秀雲趕出許家大院，那時，他再採取下一個步驟……



鄭百如正要起身先辭，三姐夫羅祖華回來了，進了門，哭喪着臉，呆呆地站在那裏。



讓三姑娘罵了幾句，羅祖華終於吞吞吐吐說道：「外頭都鬧暈了呢，前幾天夜裏……出了事呢！」三姑娘不知底細，氣憤憤地搖着男人的肩膀，羅祖華才將路上聽來的金支書鑽進了四姨子房子裏面去的事說了一遍。

連環畫連載（十八）

# 夢裏

任林舉



## 鄉愁的胎記

初遇少女樹枝，是在一條山間的小溪邊。深秋的風在冷冷地吹，樹上的葉子斷續地飄下來，一片片落在樹枝的頭上，她似乎渾然不覺。她的一雙大眼睛明亮如閃光的秋水，全神貫注凝望着小溪。無遮無擋的陽光如茂密的箭簇紛紛射進小溪，又從小溪折射到樹枝的臉上。此時，她的目光比陽光更加銳利，像兩把鋒利的劍，迎着光簇，穿過溪水，徑直射向溪水中石頭的縫隙。樹枝說，她看到了水中有很多的魚，她要把牠們抓到手裏。而我卻什麼也看不見，空空蕩蕩的小溪，除了沒完沒了的流水，似乎什麼也沒有，就像我

們空空如也的日子。我沿着小溪走回家裏時，樹枝和比她小兩歲的弟弟，卻執著地守在小溪邊。那天，我頭腦中的想像竟然和實際發生的情景完全融合——當黑暗來臨，月亮升起，水裏的小魚就變成了一根根銀條，抓在手裏滑滑的、涼涼的感覺，愜意而充實，這感覺讓樹枝着迷，終至流連忘返。據說，那天她父母在山裏找到了深夜，才在小溪邊把樹枝和弟弟找到。小溪其實也是一條路，水可以在裏邊行走，人也可以在裏邊行走，只不過人和水都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小溪連着村莊，也連着城市。儘管平時我和樹枝總是各回各家，可是只要一出門，我們都會發現，我們總是走在同一條小溪裏。只是由於我走得快

她走得慢，我們便不知不覺地拉開一些年的距離。當透明的溪水流淌成黑色的街道，我和樹枝在城市裏再度相逢，我從外表上已經比她老很多。我已經沿着城市的街道孤獨地奔跑了很多年，關於從前的那道小溪；小溪裏的魚；照亮溪水的月光以及那場秋天裏的風，都已經在曠日持久的奔跑中轉變成心底的情感，甚至，連那些從樹上落下，又隨流水逝去的落葉，都成為我的內心的渴望，但我卻一直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表達這份情感。樹枝在我的面前出現時，我的頭腦依然保持了足夠的清醒。我並沒有把她當成被自己弄丟了的另外一部分自我，我只把她當成了另一半自我確實存在過的見證人。

當我站在街邊，死死地盯住她並叫出她的名字，就像她當初死死地盯住小溪裏的魚一樣，她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雖然腳步停了下來，雙眼依然遙望着遠方，好像在緊緊盯着一個很怕失去的目標。我問她是否還記得我，她說不記得。我問她是否記得秋天裏的小溪和魚，她也說不記得。只有我大聲叫出她另外一個名字的時候，她才如夢方醒，問我為什麼會在這裏，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你還記得我嗎？」「記得！」「知道我是誰嗎？」「你不就是那條溪水裏的魚嗎？你讓我找得好苦啊！」她眼裏的淚水撲簌簌地流下來。

# 一代新人的美好歌聲

陳安



## 旋轉舞台

我住在紐約，離長沙很遠，相隔千山萬水，可這半年以來，幾乎每個晚上都在聆聽來自長沙的歌聲，由視頻傳來的一代新人的美好歌聲。湖南衛視的《聲入人心》節目，去年和今年兩個季度的清泉般的美聲真是深入我心。兩季各有三十六名男歌手展現他們的歌喉，其精神振奮昂揚，其嗓音不同凡響，顯然在中國樂壇上邁開了新的步伐，正如他們自己所唱：「我們自信，我們前行，看中華兒女走向新的天地。」

我是個一生愛聽歌、唱歌也愛寫歌的老人，為何特別喜愛這些歌手及其歌聲呢？有人稱讚他們是一群高顏值的帥哥，是的，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們在比較優裕的環境中成長，確實比他們的前輩更漂亮，更討人喜歡，而更可喜的是，這些孩子都有較高的藝術素養，有橫溢的音樂才華，還有單純可愛的性格，一個個看來都有亮麗的前途。

他們大多是成績優異的在校或剛畢業的音樂學院學生，有的已成為歌劇或音樂劇演員，有的從米蘭、紐約、莫斯科、基輔學習回來，都能站到音樂大舞台上演唱，也都是經過多年苦讀、苦練的結果——不經十年艱苦磨練，哪能成為優秀歌手？年復一年，他們每天練聲、彈琴，學文化、外語，所以如今帶到長沙音樂廳來的，除了中國歌曲，還有意、法、德、俄語歌曲，有民歌、藝術歌曲，還有歌劇詠嘆調、音樂劇選段，所以《聲入人心》確實是一次「耳膜盛宴」，令人飽享耳福。據說，北京音樂劇院原先門庭冷落，可一經許多音樂劇選曲在長沙舞台上演唱，現已傳來一票

難求的喜訊。這些年輕人自己也算是幸運而有福，儘管他們中有人父母雙亡或只有單親家長，有的生活在偏遠的鄉村，但在音樂學院和伯樂教師們關懷、培育下，其音樂天才得到及時發現和充分發揮。他們青春洋溢，唱出了真正的美聲：金色的男高音有如太陽灑下金光，雄渾的男中音、男低音有如大河滾滾奔流，罕有的假聲男高音有如夜鶯在藍天裏婉婉鳴唱。他們的歌唱技巧不俗，吐字的清楚，分句的細緻，聲音的連貫，速度快慢和音量強弱的變化，都是長期訓練的成果。音域寬也是他們的特色，有的男高音能勝任多尼采歌劇《軍中女郎》詠嘆調中的九個High C。他們在舞台上的眼神、臉部表情和肢體動作都很真切，顯而易見，他們幾乎對每首歌曲都能準確理解，並自然地注入情感，演唱時心中有景有情，情景交融，所以格外感人。

比流行歌曲舞台內容更豐富的是，《聲入人心》除獨唱外，還有許多難度甚大的二重唱、三重唱和四重唱，令人陶醉在調性多變、旋律疊嶂、和聲豐富的立體聲中。演唱者各自有獨立聲部，彼此卻能默契配合，相輔相成。男高音可以用高亢的聲音來個「金雞獨立」，但他們具有團隊精神，重視整個曲目的協調、和諧，所以金色之聲也不會賣弄，不會炫技。二重唱《舒伯特小夜曲》《搖滾紅與黑》，三重唱《小河淌水》《你眼裏的藍》，四重唱《愛之書》《友誼地久天長》，等等，一首首唱得回腸蕩氣，連「出品人」（即評委和導師）也為之激動叫好。我幾乎聽遍了他們所唱的歌，有的還聽了多遍，也記住了他們大部分人的名字，我這裏



展歌喉 ◀《聲入人心》讓不少年輕歌手一資料圖片

未提任何歌手的名字，因為我覺得他們都那麼好，那麼可愛，就讓我們記住一個個氣宇軒昂的團員，一個完美的整體吧。

使我尤感欣慰的是這批年輕歌手富有感情，對音樂、歌曲富有感情，對導師、歌友、聽眾和父母富有感情，唱歌不僅有聲音之美，而且有情感之深，所以更動人心弦，令人難忘。

我發現好多孩子的「淚點」都比較低，容易熱淚盈眶。你看他們在聽歌友（也是競爭對手）在台上演唱時，一個個都全神貫注，聽着聽着，便溫馨地笑了起來，大拇指翹了起來，身體隨着節奏搖晃了起來，我則更注意到有的孩子淚光閃閃，有的擦淚，有的捂嘴飲泣，那是因為他們既被音樂旋律深深感動，也是因傾慕歌友的才華而由衷激動。夥伴上台前，好幾隻手疊放在一起，大喊一聲「加油」；唱完回來，都湧上去擁抱，向得到「首席」獎勵的熱情祝賀，向回到「替補」席位的表示安慰，而不論祝賀或安慰，都有人含着淚水。

當賽季收官之際，他們都覺得三個月的時間太短，真不願離開舞台，彼此依依不捨，不想匆匆告別。分手那天，你可以發現他們沒有一個人是不哭的，不流淚的，有的

甚至失聲痛哭——在歌聲中結下的友誼尤其美好、深厚而難忘，他們最後道別的話是：「不說再見，一定會再見！」

友誼是一種感情，也是一種信念。《聲入人心》團員們有着大家共同堅持的信念，正如他們所唱的：「為了不同的精彩，執著着相同的理想」，那就是「做更好的自己，把歌唱得更好」。他們說，怎能辜負美好的旋律，要用青春去歌唱。《聲入人心》兩季的主題曲分別是《光之心》和《光鳴鳥》，他們願做「追光者」——這尋音樂之光、藝術之光和人生之光，而在離開長沙時，他們其實已是「發光者」，好多位已被邀請到全國各地去，讓他們的歌聲更遠、更深地感動人心。

酷愛音樂的愛因斯坦曾說：「只有把整個身心奉獻給自己的事業的人，才有希望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師，因此大師的高超能力需要一個人的全部心血。托斯卡尼尼在他生活的各方面都表明了這一點。」這段話似可贈給《聲入人心》的歌手們，他們還年輕，要學的東西還多，要走的路還長，相信他們今後會把整個身心獻給音樂事業，付出全部心血，爭取成為名副其實的歌唱藝術家。

# 深宮溫情

祝勇

情。而來自孫兒的孝順，也讓無夫無子的孝莊太皇太后，在生命的殘年感受到天倫之樂。

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二年）二月，孝莊太皇太后前往赤城溫泉，康熙照例，親自跟隨她出行，以便途中照料。有一次他們翻山途中，突然遇雨，康熙立刻下馬，扶着太皇太后的御輦，以防止滑跌。太皇太后讓他上馬，康熙堅決不從，直到他們的面前出現了一片坦途，他才放心地騎回到馬上。這次出行剛幾天，內務府送來消息，皇后赫舍里氏所生的長子承祜病亡，虛齡只有四歲。康熙心中的震驚與悲痛不言而喻，但他唯恐老人家傷心，故意隱瞞了這個消息，在第二天辰時（早上七至九點）前往祖母行宮問安時，依然談笑如常。從行宮出來，康熙立刻把送信人打發回宮，以免走漏消息，影響太皇太后的心情。又把禮部大臣叫到無人處，面諭喪事，說着說着，竟忍不住在大臣

面前痛哭失聲。對於父皇順治的皇后，也就是自己的皇太后，康熙也敬心侍奉。孝惠章皇后，順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順治駕崩時只有二十歲。二十歲的芳華，孝惠章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就住進慈寧宮（後移居寧壽宮），成了無夫無子的「孤寡老人」。

我在《故宮的隱秘角落》裏寫：她沒有生育子女，是順治不給她機會。她既做不成賢妻，又做不成良母。所幸，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枯守中，康熙把她當作親生母親看待。根據《國朝宮史》的記載，每逢皇帝萬壽（生日）、元旦、冬至三大節，皇帝都親率王公、文武群臣詣慈寧宮行禮，皇后也率六宮、公主、福晉、命婦詣慈寧宮行禮如儀。每逢外出巡幸狩獵，康熙收穫獵物水果土產，都想着給太后帶回一份，還教誨自己的兒子胤初（當時是皇太子），每年都要親自向皇太后進獻禮物。最值得記的，

是康熙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一七年）十二月，孝惠太后病重，而康熙大帝，也已是六十四歲的老人了，同樣纏綿病榻，頭暈腳腫，但他一聽到太后病重，就掙扎着爬起來，用手巾纏着腳，顛顛微微地坐到軟墊上，行至太后床前，緩緩跪下，握着太后蒼白的手，說：「母后，臣在此。」太后努力地將眼睛睜開一條縫，突然的光亮讓她感到一陣眩暈，她用遮蓋住視線，朦朧朧地看見了面色蒼白的康熙，已經無力說話，只能用她瘦削的手把康熙的手攥住。為了盡孝，病重的康熙還是堅持在寧壽宮西邊的蒼震門內搭設帷帳，自己住在裏面，以便日夜照料孝惠太后。三天後，太后就在這座宮殿裏咽了氣，結束了她淒清的人生。

或許，這份母子親情，是對她人生缺憾的一種補償，是除了花園裏的那一縷春色之外，她在這寂寞深宮裏能夠得到的有限的溫暖。

對於康熙，又何嘗不是如此？

（「傾城之戀」之三，標題為編者所加）



## 故宮建築

還是柔情的，只不過他把更多的柔情，給了自己的長輩——那些居住在紫禁城西北一隅的太皇太后、皇太后們。康熙從小就是一個孝順的孩子，他當了皇帝，孝養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已不僅是個人美德，也是一個皇帝必須擔起來的責任。

孝莊太皇太后是大清王朝第一位皇帝皇太極的皇妃、第二位皇帝順治的生母，也是大清王朝的奠基者之一。康熙奉養孝莊太皇太后，每天早晚，他都要兩次親臨慈寧宮，向太皇太后請安，數十年如一日，風雨無阻。太皇太后的慈祥與睿智，為他注入了無盡的信心和力量。因此，每天早晚前往慈寧宮請安，對於康熙都是一次愉快的行程。他用「晨昏敬睹慈顏豫，不盡歡欣躍躍回」來描述自己的心